

現代京劇劇本

死無葬身之地

根據

[法國]尚·保羅·薩特

(Jean-Paul Sartre)

話劇劇本 “*Mort sans sépulture*” 移植改編

查太元 編劇

公元 2009 年 4 月 30 日 (初稿)

【創作時間】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初稿。

【劇情大綱】

日本關東軍佔領了中國東北，成立偽滿州國，引起東北人民主動抗敵。抗戰期間，東北抗日聯合軍某支隊接受任務，準備進攻某村莊，孰料任務失敗，除了隊長楊大軍以外，其他五名隊員全數被補。

偽滿州國警備隊逮捕抗日軍隊員後，酷刑逼供，希望得到支隊隊長的下落及整個「反抗」計畫。而這些隊員也陷入了恐懼、無奈、矛盾當中，甚至對於當初所堅持的信念有所動搖。

後來，楊大軍在未被發現真實身份的情況下，意外也進了監牢。眾隊員內部矛盾趨烈，甚至部份隊員爲了保住楊大軍，先對「叛徒」下了毒手。這樣的情況，讓楊大軍更爲難堪，眾人在國家、親情、愛情、友情之間難以抉擇。

在楊大軍出獄前，提了一個計畫，希望救出倖存的戰友，但隊員們卻堅持以死明志。直到聽見許久未現的新鮮雨聲，發現了生命的意義，事情才有了轉機；可是當存活的意念如此堅定之時，劊子手的毒爪卻猛然撲來。

【創作理念】

筆者首次在北京觀賞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出話劇《死無葬身之地》時，受到極大的震撼；該次演出並沒有太花俏華麗的佈景裝置，全靠演員表演呈現那人性的脆弱與渺小。薩特的這齣著名劇作，道盡了人面對「英雄」這一議題的矛盾與尷尬，古往今來多少「烈士」，究竟有幾位是如我們想像中的從容不迫、寧死不屈？還是像原劇作中的人物一樣，只是爲了「自尊」，爲了爭那一口氣？在面對殘酷刑罰時，是否都顫抖著、害怕著？

傳統戲曲大多描寫壯志豪情的正面人物，英雄氣概極強，以這樣的表演形式呈現薩特的思想，是一種特別大膽的嘗試，除了情節必須濃縮、刪減，符合民族特色，更需要強化不同人物的特質。原作是極富寫實主義的表演手法，到戲曲中，更應寫意地表現人物的潛在情緒。本作品的腳色，盡量利用傳統戲曲的行當，誇張性格與特徵，並且適度使用反差、矛盾手法突出腳色內外心的心理衝突。透過改寫，一則更符合民族特色，二則使劇情更爲緊湊、呼應。

希望透過這樣的試驗，尋找戲曲表演在優良傳統中取得與現代思維的平衡，使戲曲表演更加時代化、普及化。

【劇中腳色】

周勇行（老生，東北抗日聯合軍某支隊隊員）。

呂玲（旦，東北抗日聯合軍某支隊隊員，呂梁之姐）。

吳凡民（生，東北抗日聯合軍某支隊隊員）。

趙不怕（丑，東北抗日聯合軍某支隊隊員）。

呂梁（娃娃生，東北抗日聯合軍某支隊隊員，呂玲之弟）。

楊大軍（武生，東北抗日聯合軍某支隊隊長）。

張三（淨，偽滿州國警備隊大隊長）。

李四（淨，偽滿州國警備隊第一小隊長）。

王五（淨，偽滿州國警備隊第二小隊長）。

偽滿州國警備隊獄卒四名。

幫腔（幕後合唱）。

（註：建議各腳色可著時代服裝，但仍視行當上臉譜、髯口。）

【場次配置】

第一場：前進。

第二場：恐懼。

第三場：拷問。

第四場：尊嚴。

第五場：存活。

【劇本】¹

※第一場：前進

(抗日戰爭末期。)

(偽滿州國境內，剛被東北抗日聯合軍光復的張家村內。)

(序曲，英勇、雄壯的軍號聲劃破寧靜的劇場。)

(幕啟，燈急亮。)

趙不怕 (內喊) 勝利啦！

幫腔 (唱) 霹靂一聲震天響！

(大過門。)

(趙不怕揣著一桿破舊的軍旗，上。)

(呂玲、吳凡民上，後頭跟著活潑的呂梁。)

(合唱同時，周勇行探察現場貌，上。)

幫腔 (接唱) 撥雲見日迎曙光！

虎豹豺狼太猖狂，

妻離子散鮮血淌。

軍民一致上戰場，

聯合抗戰凱歌唱！

(大過門。)

呂梁 (對呂玲) 姐姐，我們還去哪兒打鬼子？

呂玲 才剛打下大勝仗，喘一口氣上前方！

吳凡民 跟著楊隊長，處處村莊被解放！

(過門，眾人作興奮狀。)

趙不怕 (走至前臺，唸) 嘿嘿！

偽滿州國氣不長，

漢奸敵人全打光。

天不怕、地不怕，

¹ 劇本中，正明體字表一般臺詞及唸白，斜體字表唱詞，括號楷體字表舞臺提示。

我趙不怕身手大刺刺；
碰刀槍、領兵餉，
也算威風增增光。

呂梁 嘖？那英勇神武的楊隊長呢？

吳凡民 說的是，那老楊可跑哪去了？

周勇行 （望見，喊）大軍！我的好戰友！

（楊大軍也意氣風發地，闊步上。）

楊大軍 （唱）乘勝追擊向前進！
見老鄉，
滿臉笑容欣又喜，
不再吞罪受恐懼。
中國有我東北抗日聯合軍，
不怕艱辛、衝入敵營、
雄師勁旅、殲滅敵兵，
只憑那滿腔熱血、
永恆不滅的愛國心。
大部隊，前方浴血開光明；
戰友們，固守後方打游擊。
見著一村又一村，
看到一庄又一庄；
走過一里又一里，
行軍一鄉又一鄉。
哪裡有難哪裡行，
行過之處風浪平。
今日搶下根據地，
快馬加鞭更努力；
明天任務要拼命，
誓將頑匪一掃盡！
這才是，
英勇的東北抗日聯合軍！
所向無敵！

眾人 （大笑）哈哈哈哈……！

周勇行 大軍，今日咱們攻下了張家村，上級還有什麼指示嗎？

吳凡民 是啊，老楊！正所謂：打鐵要趁熱。咱們應該繼續打下去！

楊大軍 仗總是要打的，失去的土地總是要光復！根據上級指示，我們明日就要前進李家庄！

呂梁 (興奮地) 那太好了！我恨不得殺光可惡的日本鬼子及偽滿走狗！

呂玲 瞧你興奮的！

趙不怕 欸！大伙兒精神煥發、鬥志昂揚，可真是百戰百勝的不尋常啊！

呂梁 嗜！說這什麼話！咱們抵抗外敵，百戰百勝應當是「真尋常」！

眾人 是啊！「真尋常」！

吳凡民 老楊，具體有什麼作戰策略？

楊大軍 日夜兼程、拂曉出擊，等待信號、衝上前去。根據上級的指示，我們絕對爭取時機，定要在三小時內全盤控制住李家庄。

周勇行 這樣的任務很辛苦，也很艱難吶！

呂玲 才剛攻下一村、立即要搶一庄，體力應付得來嗎？

呂梁 姐，別遲疑了！再拖延下去，總不是好事。

趙不怕 哈哈！小伙子膽子也挺大！跟我一樣什麼都不怕！

吳凡民 咬住牙、挺胸膛，沒有什麼困難是我們解決不了的！

周勇行 好！既然戰友們那麼有信心，我們就拼了命，再換取一次偉大光榮的勝利！

眾人 (齊聲) 拼了命，換取偉大光榮的勝利！

楊大軍 (唱) 一顆紅心似火燄，
不怕征途多艱險；
軍號吹響軍旗現，
號聲陣陣衝青天。
一班戰友似亮劍，
出鞘定使血光見；
此行一去定得勝……

幫腔 (唱) 此行一去定得勝……

眾人 (唱) 一班戰友似亮劍，
出鞘定使血光見；
此行一去定得勝，
春風報喜傳人間！

楊大軍 (鬥志昂揚地) 戰友們，繼續前進！
(雄壯地音樂及鑼鼓再現，眾人下。)
(燈光漸暗。)

※第二場：恐懼

(偽滿州國警備隊的鐵牢裡，陰森恐怖、雜物滿處、散發異味。)
(陰沉的音樂傳入。)
(場上燈光漸起，雜亂、微弱。)

獄卒甲 (內喊) 帶人犯！
(周勇行、吳凡民、趙不怕、呂玲、呂梁被捕。幫腔唱同時，五人垂頭喪氣隨著四名獄卒走入。分別處於牢裡的不同角落。神情各異。周勇行、呂玲顯得平靜，趙不怕垂頭喪氣，吳凡民找一處臥睡，呂梁極為不安。)

幫腔 (唱) 威風的隊員撲個跌，
露餡敗事被定罪；
牢裡苦蹲獄裡來受累，
烏雲壓境怎麼脫苦險？
(稍頓，沉默。)

獄卒甲 (兇狠地) 警備軍司令部說了，只要你們肯交待臨陣逃跑的膽小鬼楊大軍的下落，皇上願意開恩，給你們生路一條。

呂梁 (受驚嚇，脫口) 我……

呂玲 (驚，阻止) 阿弟，過來！
(呂梁禁口，投入呂玲懷抱中。)

吳凡民 都給你們抓進來了，我沒什麼好說！

周勇行 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獄卒乙 哼！你們這些游擊隊，有什麼不知道？

趙不怕 (脫口) 啊哈！是啊，我們有什麼不知道？

(其他四名戰友怒瞪趙不怕。)

趙不怕 (改口，無辜樣) 咱隊長究竟去了哪兒？是南方、北方、東方、西方，我們全不知道！

獄卒乙 這可是你們自己選擇的。

獄卒甲 (口氣強硬) 是你們放棄機會，可不是機會放棄了你們。

(在周勇行的嚴肅神情下，其他人不發一語。)

獄卒甲 (放棄勸說) 哼！我們走！

(眾獄卒下。)

呂梁 (按耐不住心中情緒，吼叫) 天哪！實在太可怕了！

呂玲 呂梁，別這樣！

周勇行 讓他去吧。

吳凡民 呂梁，可別這麼大驚小怪。當初加入聯合軍，你可是自願參加，沒人逼你啊！

呂梁 那可是老趙說游擊隊「缺人」。

趙不怕 欸嘿？是呀！咱們游擊隊是缺人嘛！

呂梁 (唱) 村子口，我與朋友正玩耍，
忽聽得，轟轟隆隆一聲響。
見到阿兵到我鄉，
積極招兵又買馬。
我問道：什麼的軍隊？什麼的任務？
什麼的志氣？什麼的方向？
原來是抗日打仗齊救亡。

趙不怕 是嘛！這可是好隊伍！

呂梁 (接唱) 自幼失去爹和娘，
與姐相依缺米糧。
時局紛亂全遭殃，
不如參軍把兵當。
幾次戰役能打勝，
怎料敗於李家庄。

吳凡民 勝敗乃兵家常事，有輸有贏很正常。

呂梁 (接唱) 戰亂中聽得一聲——(喊) 衝上去！

槍聲引來敵目光。

(突快) 全庄老幼被殺光，
成了日寇漢奸真槍實彈的練靶場。
哭的哭、跑的跑、喊的喊、趴的趴，
頭在河邊身在崗，
手扔草原腳埋壤，
身首異處魂飛散，
鬼哭神嚎成屠場。

(突然心有所思，慢唱)
一個七歲小女娃，
長相甜、笑聲亮，
卻也難逃惡魔掌。
一刀砍下泣斷腸，
呼天喊地叫阿媽。
這樣的聲音直迴盪，
叫我怎能不瘋狂？

(眾人聞畢，不語。)

周勇行 你不用瘋狂，你做得沒錯，我們都沒錯。我們只是遵照戰略行事。

吳凡民 戰略？這個戰略使全庄人死光了。

周勇行 你們想想，村庄裡老弱婦孺，假使我們不衝上去，他們一樣要死光。
就當做為那七歲小女孩謀一絲希望。

呂梁 希望？我也才比那七歲娃大五歲，誰給我謀希望？

周勇行 至少，你可在這段歷史中，成為英雄。

呂梁 當初招兵時只說游擊隊「缺人」，可沒說游擊隊「缺英雄」！

趙不怕 喔……行，下次我張貼招兵佈告，肯定寫上「缺英雄數名」！

吳凡民 行啦！別這麼吵吵鬧鬧的，這只會讓「樓上」覺得我們亂了陣腳。

呂梁 (幾乎不理智地) 就是要吵！才能蓋過那淒涼的女孩哭聲……

趙不怕 地底大牢，聲音傳得出去？

(周勇行見一旁蹲著的呂玲。)

周勇行 呂玲，怎麼不說話？妳可以說說妳的看法。畢竟妳與大軍……

呂玲 (接話) 沒什麼，私事別與民族存亡混爲一談。
(眾人不語。)

幫腔 (唱) 啊——
心亂亂、意迷迷，
思念之人何處去？

周勇行 (打破疆局) 關於部隊的戰略……

呂玲 (悵然) 我相信當初的選擇是沒錯的，聽號令行事也是沒錯的……

吳凡民 本來就是，咱們聽命令辦事情還能有錯？

呂玲 我只想知道，偽滿警備軍會怎麼對付我們……
(眾人聞此言，沉默。)

吳凡民 老周，你年輕時就到處打仗，說得上是「老抗日」……

趙不怕 (搶話) 欸？你怎麼說老周是「老炕」？

吳凡民 你應該最清楚他們會怎麼做吧！

周勇行 他們怎麼做？偽滿還不就是搞鬼子那套。記得，只要我們什麼都不說，他們就拿我們沒輒。

呂梁 說出事實可以免去皮肉之苦……

周勇行 (不悅、激動地搶話) 說出事實可以免去你的皮肉之苦，但只會造成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永遠痛苦。……(恢復平靜) 再者說，你也沒有什麼「事實」好說。

吳凡民 此話怎講？

周勇行 (面對呂梁，逼進、語氣漸硬，鑼鼓點跟進) 你真的知道聯合軍的作戰計畫？你真的知道下一次總進攻時間？你，真的知道隊長楊大軍的下落嗎？

呂梁 (無以回答) 我……

吳凡民 行了，對個娃兒幹嘛當真呢？

周勇行 就是得當真！身爲抗日份子，絕不妥協！

趙不怕 哈！真不愧是「老炕」！說起話來都暖呼呼的。

呂梁 哼！

呂玲 阿弟，就聽老周的吧。在這裡，就屬他最懂應付鬼子。

呂梁 是應付鬼子，還是被鬼子「對付」？

呂玲 阿弟！

周勇行 算了！沒有經歷過的人，是永遠也不會明白。

吳凡民 老周……

周勇行 (唱) 想當年，跟著軍隊大江南北走，
什麼滋味沒嚐過？
江南的米、東北的蔥，
新疆的瓜，蒙古的肉，
點點滴滴滋潤在我心頭。
想當年，跟著軍隊大江南北走，
什麼酷刑沒挨過？
老虎凳、繩絞手，
插竹籤、毒藥酒，
在我身上留下臭傷口……

趙不怕 (驚訝) 耶？這麼恐怖？

(周勇行每敘述一件刑罰，眾人便露出不可致信的表情。而周勇行的敘述又是極為生動寫實，彷彿歷歷在目。)

周勇行 (接唱) 老虎凳，靠牆坐直兩手綁在後，
雙腳固定得併攏，
勃子銬上皮韁索，
機關一扭——痛、痛、痛！

趙不怕 (彷彿感覺到痛) 嘖嘖嘖……

周勇行 (接唱) 把竹籤，根根釘上手指頭，
你越不招越釘後，
再來灑上毒藥酒，
血流不止還出濃，
皮崩潰爛生蟻蝮。

趙不怕 真夠狠的啊！

周勇行 (接唱) 電刑灌水直逼迫，
就怕意志撐不過。
日本鬼子一招還比一招兇，

全身上下都能抽。
抽頭髮、抽臉皮、抽筋骨，
能把指甲一層一層往外剝。

趙不怕 (比劃揣摩) 指甲還能一層一層剝？

周勇行 (接唱) 要記得，
敵人詭計花樣多，
別落陷阱難回頭。
既無「真相」可奉告，
嚴刑屈打——
為成大業，一字不能脫出口！

趙不怕 噫！這還說啥？被整成這樣，早不能說話了。

吳凡民 老周是真英雄，鋼鐵意志不動搖。

呂玲 阿弟，聽老周的話，咬牙就撐過去了。

呂梁 (感到恐懼) 這是人待的地方嗎？又打人、又剝人，光想就疼死了！

周勇行 身體疼，心頭兒不疼。

吳凡民 你哀號過嗎？

周勇行 我(遲疑)……沒有。

趙不怕 嘿嘿！我就說吧，被整成這樣，連哀號都不會了。

周勇行 何必叫？這種叫聲，只會增加劊子手的樂趣。

(大鑼三聲。)

獄卒甲 (內喊) 周勇行，出來！

(頓失氣氛緊張，呂玲緊擁呂梁。)

趙不怕 糟糕啦！他們要先對「老炕」……不，對老周下手啦！

吳凡民 老周……

周勇行 不要緊，老狗變不出新把戲。他們什麼道具我沒「玩」過？

獄卒甲 (內喊) 出來！

周勇行 (對外) 來也！

(周勇行下，眾人目送。)

(演員定格。)

幫腔 (唱) 獄警聲如雷，
劃破寧靜夜；
匡噓響不盡，
聲聲淌人血。
空有徹天響，
未把雨水見；
捫心問世間，
天地已枯竭。

吳凡民 (感到不可思議) 老周……他真的沒哀號……

(燈光漸暗。)

※第三場：拷問

(偽滿州國警備隊辦公室兼審訊室。)

(上舞臺地勢略高，擺一套桌椅；下舞臺略高擺三椅。呈現主要審訊場景。)

(燈光漸明，主色調為詭異的紅、藍色。)

(在沉重的鑼鼓聲中，李四、王五上，二人分別走向兩側椅子。)

(張三上，走至中間椅子。)

張三 (示意就坐) 二位副隊長，請！

李、王 (齊聲) 隊長請！

(三人坐。)

王五 剛才問的那個老頭兒，嘴真硬，什麼也不肯講。

李四 (衝動) 依我看，把他給斃了！

張三 慢！李副隊長切莫衝動，不要因為頑劣份子的行為而破壞規矩。

王五 隊長，那老頭兒不但一字不吭，甚至叫都不叫！

李四 逞強！

張三 (感到興趣) 喔？一點兒叫聲也沒有？

王、李 (齊聲) 正是！

張三 哈哈！很好。這麼多年，少見如此固執之人。好！好！

李四 不過冷血無情而已。

王五 隊長，咱們接下來還怎麼辦？

李四 我看通通送到皇軍憲兵隊處理最快！

張三 殺雞焉用宰牛刀？送到皇軍那兒，不正顯出咱們沒能力辦事嗎？

王五 隊長真高見！

李四 留活口……莫非隊長還想再試？

張三 硬的試過了，咱們了試軟的。來呀！

眾獄卒 (內喊) 有！

張三 帶趙不怕。

獄卒甲 (內喊) 帶人犯：趙——不——怕——！

(四名獄卒領著趙不怕，隨著輕快的鑼鼓點上臺，還帶滑稽身段。)

趙不怕 (唸) 老周前腳走，我就隨後來；
曲曲又折折，兩腿痠又痠。

(趙不怕見上舞臺之桌椅，自然坐下，揉腳。)

趙不怕 (續唸) 不知有何事，叫我到這兒來；
沒啥好交待，不知怎麼辦。

張三 (拍驚堂木，呵斥) 趙、不、怕！

趙不怕 (立即站起) 有！

王五 趙不怕？

趙不怕 (畏縮) 有？

李四 (兇狠地) 姓趙的！

趙不怕 (跪臥在地下，一步一步往前爬) 我的媽呀！

張、李、王 (齊聲) 哈哈、哈哈、哈哈……！

趙不怕 （感到莫名其妙）耶？什麼事那麼好笑呀？

張三 笑你！

趙不怕 笑我？

張三 剛剛來的一位老頭，還挺像樣的。怎麼到你，成了個孬種？

王五 就這副德性還叫「不怕」？

李四 我看倒像「趙很怕」！

張、李、王 （齊聲大笑）哈哈哈哈……！

 （趙不怕羞愧地畏縮著。）

張三 趙先生，你應該很瞭解我皇道樂土滿州國的政策。

趙不怕 （自語）我也不是太清楚……

張三 很簡單。只要把你知道的說出來，我們就放你一條生路。

趙不怕 （欣喜）此話當真？

張三 所言不假。

趙不怕 好！好！好！

張、李、王 （齊聲）說！

趙不怕 （不解）說啥？

王五 嗜！說你知道的一切！

趙不怕 我知道的？我什麼也不知道呀！

李四 他媽的，給臉不要臉！

 （李四上前打趙不怕兩巴掌，趙不怕摔滾、哀號。）

趙不怕 唉呦！

張三 你應該很清楚，不與我們合作的下場。

趙不怕 我當然清楚，可我什麼也不知道啊？

李四 聯合軍的作戰計畫？

趙不怕 不知道。

王五 下一次總進攻時間？

趙不怕 不知道。

張三 你們隊長楊大軍的下落？

趙不怕 我不知道哇！

李四 王八蛋！（又甩了趙不怕幾個耳光）

張三 來人！

眾獄卒 （內喊）有！
（四名獄卒上。）

張三 把他綁起來！

眾獄卒 （喊）是！
（鑼鼓起。）

趙不怕 欸欸……你們幹什麼？
（四名獄卒將趙不怕綁在一張椅子上。）

張三 二位副隊長，可以拿出你們的傢伙了。

李、王 （齊聲）是！
（李四、王五至後臺各取出一把鉗子。）

張三 （舉起趙不怕的手，撫摸指頭）呦！你的手指甲挺長的，看來很久沒修囉！

趙不怕 不要緊！我不大愛剪指甲……

張三 那好，我教你怎麼剪指甲！（對李四、王五）來！
（李四、王五分別舉起趙不怕的左、右手。）

張三 （唱）造反份子太頑劣，
目無法紀耍瘋癲；
叫你嘗一嘗強力鉗，
定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痛苦滿連連！
（下令）行刑！

趙不怕 （急）別別……

李、王 （齊聲）食指！

(李四、王五分別用鉗子將趙不怕雙手食指指甲拔除，頓時血流不止、哀號隨起。)

趙不怕 唉呦！我的媽！

張三 嘴還挺硬，再來！

趙不怕 (急) 不要啊……

李、王 (齊聲) 中指！

(李四、王五分別用鉗子將趙不怕雙手中指指甲拔除，頓時血流不止、哀號隨起。)

趙不怕 (哀號) 啊——

張三 說不說？不說？再來！

(趙不怕幾乎昏厥過去，翻白眼。)

李、王 (齊聲) 姆指！

趙不怕 (奮力大喊) 我說！

(頓時安靜。)

趙不怕 (意識不清地) 我說……我說……

李四 哼！早點說不就完了嘛。拔這髒東西挺費勁。

王五 快說！

趙不怕 (仍有氣無力地) 我說……我說……

張三 說！

李四 說！

王五 說！

趙不怕 呵呵，我終於知道指甲怎麼一層一層剝了。

李四 還敢廢話！（作勢欲打）

張三 住手！讓他講。

(鑼鼓起。趙不怕緩慢起身，在唸白的同時，越往上舞臺桌椅處走去。)

趙不怕 (唸) 老周前腳走，我就隨後來；

想走走不了，徒增苦和難。

王五 說重點！

趙不怕 (唸) 沒事能交待，鮮血快流乾；
為求免痛苦，只好來瞎掰。

李四 什麼？

趙不怕 別急呀！
(唸) 作戰的計畫，共有好幾版，
哪時用哪套，不是我能排。
總進攻時間，可能早中晚，
初一到十五，這我還得猜。
提起楊隊長，戰敗就失散，
我在牢裡躲，他在外頭攢！

王五 狗屁不通！

趙不怕 (爬上桌，唸) 你們要情報，我如此交待，
我叫趙不怕，不是怕死鬼！

張三 (驚) 欸！你爬上窗臺幹嘛？

李四 (斥) 給我下來！

王五 是誰開的窗？

趙不怕 (往下喊) 戰友們！我撐過來啦！我一個字也沒透露出去呀！勝利
啦！

(趙不怕跳窗，一躍而下，以動作表示，翻滾下臺。)

張、李、王 (齊聲) 啊呀！

王五 呀！跳樓了？

李四 孬種！孬種！

張三 可惱啊！可恨啊！

(稍頓，三人沉默。)

王五 來人！

眾獄卒 (喊) 有！

王五 下去檢查，如果還活著，帶到醫務室。如果死了，趕緊推出去燒了！

眾獄卒 (喊)是！
 (四獄卒下。)

李四 死了倒好，世界上少一個廢物。

張三 (惱羞成怒，拍桌)把那娘們給我帶上來！
 (燈光驟暗。)

※第四場：尊嚴

 (偽滿州國警備隊的鐵牢裡。景同第二場。)

 (燈光漸亮。)

 (臺上僅有周勇行、吳凡民、呂梁，而周勇行明顯多了許多傷痕。)

 (四人都顯疲憊，或躺或臥。)

獄卒甲 (內喊)帶人犯！
 (楊大軍著便裝上。)

 (眾人見狀，立刻顯得有精神，並上前察看。)

吳凡民 (驚)老楊？

楊大軍 (警覺)噓……他們還沒發現我的真實身份。

周勇行 大軍，你怎麼也進來了？

楊大軍 警備隊以為我是難民，我又沒證件，於是把我抓了進來。欸？趙不怕呢？

吳凡民 死了。

楊大軍 啊？

周勇行 他為了保住情報，跳樓自殺。

楊大軍 唉……可憐了。欸，呂玲呢？
 (眾人不語，各自回到原處。)

楊大軍 (不知所以然)欸？怎麼都不講話了？

(稍頓，氣氛寧重。)

(安靜的時空裡傳來呂玲的聲音。)

呂玲 (內唱) 泣訴一聲恨、淚斑斑。

楊大軍 (發覺) 呂玲！

獄卒甲 (內喊) 進去！

(呂玲上，衣服有撕裂痕跡，兩手是血痕。)

呂玲 (接唱) 心頭一陣寒、冷乾乾。
不怕髮膚被傷害，
不怕軀體受辱殘。
狂風暴雨擋不住，
我那威武不屈意志堅。
我只嘆，
從此沒情沒愛沒感觀，
有仇有恨有不安。
雖為天下蒼生苦，
滿腹委屈有辛酸。
只盼那，
黎明之日早來到，
脫離苦海、嘗點甜。

呂梁 姐！（奔跑欲擁）

呂玲 (躲開) 別過來！我要一個人靜一靜。

楊大軍 (激動) 他們對你做了什麼？

呂玲 噓！你還要我詳細敘述嗎？

楊大軍 妳看清楚，是我，我來了。

呂玲 我知道……

(大鑼三強鎚。)

呂梁 (氣憤，揪住楊大軍的衣領) 就是因為你，我們所有人為了你而受苦受難！

呂玲 呂梁，放手！

吳凡民 你知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楊大軍 我知道，我願意一起受苦。

呂梁 哼！這種空話誰會信？

周勇行 呂梁，你太過份了！

呂梁 究竟是誰過份？當初叫我們衝上去的人是誰？（對楊大軍）是你！我們被補了，又是誰在外頭吸取自由的空氣？還是你！我們在牢裡，是爲了誰而被打、被辱罵、被虐待？就是你！想一想，到底誰比較過份？

楊大軍 你說的我都知道，我就是準備救你們出去的！

呂梁 救我們出去？你先看看你自己身處什麼地方吧！

呂玲 （承受不住）夠了！住嘴！

（稍頓。）

楊大軍 呂玲，妳太累了。

呂玲 我只是不想看到敵人的願望被實現。

楊大軍 讓我好好看看妳……

呂玲 不，我已經不值得你這樣看。我也不是以前的呂玲了……

（稍頓。）

呂梁 （幾乎歇斯底里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周勇行 小伙子，你笑什麼？

呂梁 （唱）今日關牢裡在劫難逃，
逼供屈打無言招；
難得掉下一個天大的情報……
交給長官，換我安全能保！

呂玲 你敢！

（接唱）好一個小子不知地厚天高，
貪生怕死富貴求榮算什麼好？

楊大軍 （接唱）孩童之言別計較，
苦難當頭確難熬。

呂玲 （接唱）孩童之言怎能不計較？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只怕他把災難造。

吳凡民 (接唱) 部隊馬上要進攻，
情報保密最重要。

周勇行 (接唱) 勝負就在這一戰，
成敗全看這座牢。

呂梁 (接唱) 滿嘴國家情節操，
有誰真能一肩挑？
楊大軍，我看你今天跑不了，
就先抓你來挨刀！

呂玲 呂梁！
(唱) 你若是一意孤行，
別怪我狠下心把親情拋！

呂梁 姐！到現在妳還護著他？

呂玲 我不是護著他，我是護著整個抗日聯合軍、整個中華民族！

呂梁 哈！就憑他？我看護不了啦！

呂玲 你一定要告密？

呂梁 非告不可！

呂玲 當真要告？

呂梁 絕對要告！

呂玲 那……別怪我不客氣了！

呂梁 (突然驚恐) 妳想怎麼樣？

呂玲 (轉身) 老周、老吳，我自己不大方便下手，你們來吧。
(周勇行、吳凡民二人對視，鼓起勇氣，向呂梁撲進。)

呂梁 (害怕) 你們要幹什麼？

呂玲 (唱) 為民族、為國家，
流血流汗有何難？
拋頭顱、灑熱血，
只覺幸福在心田！
痛苦只是一瞬間，
能把理想化實踐；

痛苦只是一瞬間，
能開萬代幸福泉！

（周勇行、吳凡民將呂梁勒死。呂梁原本掙扎，後斷氣躺下。）

（呂梁死後，周勇行、吳凡民回過神，望著屍體退後。）

（在一旁觀看的楊大軍感到不可思議。）

楊大軍 （氣憤地）你們這些殺人兇手！

呂玲 如果不殺他，他會變成全中國的殺人兇手！

楊大軍 他是妳弟弟啊！

呂玲 又怎麼樣？本來我可不覺得警備軍污辱了我，因為我熬過來了。可他要是去告密，那我就真的裡裡外外都被污辱了！他還是共犯！

（鑼鼓一鎚，楊大軍愣坐在地。）

（呂玲上前，抱起屍體。）

呂玲 （自語）你的名字叫呂梁，正是爹娘逃難到呂梁山根據地時生下你。你一生下來就肩負著不平凡的使命，現在你使命完成了。

周勇行 老楊，事情都到了這般田地，我們只能為大局著想。

吳凡民 是啊，往後還有許多場仗要打啊！

獄卒甲 （內喊）李副隊長到！

（李副隊長上。）

李四 我勸告你們，最好再認真想一想！

（眾人不語。）

李四 別耍脾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李四見到地上的屍體。）

李四 呀！這小孩怎麼死了？

周勇行 （冷靜地）我們把他給殺了。

李四 為什麼？

（眾人不語。）

李四 不回答？肯定是他想招供，你們阻止了他！

呂玲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說！
(楊大軍一怔。)

李四 哼！我沒有看錯，你們就是一群冷血無情的動物。只爲了自己的虛榮名聲著想。唉……我勸告你們啊，一旦大東亞共榮圈組織起來，你們的虛名也不過是垃圾啊！哈哈……

呂玲 呸！

李四 大膽！（甩呂玲一巴掌）

楊大軍 別！

李四 (起疑心) 嗯？

楊大軍 (謙卑地) 大人有大量，別對這弱女子下手那麼重嘛！

李四 才來不到兩小時，你倒是跟他們混得挺熟。小心啊，別也被「做」掉了。哈哈……
(李四欲下，又回頭。)

李四 對了，你是難民吧。恭喜你，你可以出去了。等一下到我辦公室登記。

楊大軍 (鞠躬) 謝謝大人。
(李四下。)

吳凡民 (怒) 你對漢奸鞠躬？無恥！

周勇行 (勸) 好了，他這樣反而不會惹事。

楊大軍 我無恥？
(楊大軍環顧四方。)

楊大軍 讓你看無恥的人是怎麼待人的吧！
(唱) 部隊決定要反攻，
時間就在本月十日九點鐘。
三萬人馬歸一統，
強力一擊搏光榮。
崗外西側有山洞，
我將一具男屍放其中，
告訴漢奸此消息，
轉移目標以爲就是我。

用計慮策來逃脫，
兩全其美最善終。
出獄相約西柏松，
整裝再上練兵坡。
定要牢記此交待，
青山方可綠萋萋。
高舉旗幟再抗戰，
才能江河萬古流！

（周勇行、吳凡民、呂玲似乎並沒有很大興趣，表情木訥。）

（燈光驟暗。）

※第五場：存活

（偽滿州國警備隊辦公室兼審訊室。景同第三場。）

（燈光漸亮。）

（張三、李四、王五分別坐於中、左、右之椅子。）

張三 （唱）頑劣份子最可恨！

李四 （唱）不擇手段太過份！

王五 （唱）無法利用無情理，

李四 （唱）不如全去當遊魂！

李四 哼哼，我早說了，這班人馬早該槍斃，可以省了我們很多事。

張三 李四，我想你到今天都還沒搞清楚。這個辦公室是我當家！

李四 那又怎麼樣？最終的結果論是一樣的。

張三 （怒）你……

王五 好了，各位同僚，我們還是想一想怎麼處置他們。

李四 簡單，拖出去，斃了！

張三 事到如今，也沒有別的辦法。來人！

眾獄卒 （內喊）有！

張三 把犯人押上來！

眾獄卒 （內喊）是！
（鑼鼓起，張三仍在思索。）
（周勇行、吳凡民、呂玲隨著四名獄卒上。）

周勇行 （唸）曲曲又折折，餘悸仍猶存……

呂玲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吳凡民 是多麼光榮的日子！

張三 唉！我看你們是瘋了。

李四 廢話那麼多！來呀！拖出去斃了。

張三 慢！李四，別忘了，我還是你的上司。
（尷尬，李四氣勢減弱，稍頓。）

張三 難道你們就不把握最後的一點機會嗎？

吳凡民 少講那麼多，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張三 你們也太看輕自己了！

呂玲 我看輕自己？我永遠也忘不了，你們這三人對我做的一切暴行。我如果看輕自己，就不會下定如此堅強的決心。

周勇行 （突然地）啊——慢！

張三 什麼事？

周勇行 （突然一改態度，亦謙卑地）長官，請給我十分鐘的時間，單獨與他們談。

李四 恐怕是交待遺言吧！

王五 浪費時間。

張三 好，就給十分鐘。我們走。
（張三、李四、王五下。）

吳凡民 老周，你幹什麼？

呂玲 是呀！我們馬上可以就義了，這就是人生最光榮圓滿的時候！

周勇行 唉呀！
（唱）想當年，跟著軍隊大江南北走，
什麼滋味沒嚐過？
唯獨這美好生命走的急匆匆。
大軍既然留計謀，
爲何不試脫虎口？
反攻一樣能勝利，
我們一樣能存活。

呂玲 （唱）苟且偷生不能容，
勸你別再費舌口。
臨門一腳就圓滿，
爲何還要再躊躇？

（過門。）

周勇行 凡民，你的意見呢？

吳凡民 （猶豫）嗯……我聽呂玲的。

周勇行 唔！
（唱）寶貴時光不算多，
不應虛擲在槍口，
槍聲一響魂飛散，
要想重生——覆水難收！

呂玲 老周，別說了，你這樣退縮的行爲讓我太失望了。

獄卒甲 （內喊）談完了沒有？

周勇行 （急）還有五分鐘！等會兒！

呂玲 （唱）莫妄想五分鐘就能說服我，
我心明眼亮志堅如鋼不怕任何人左右！

吳凡民 我也是！

周勇行 （更急）唉！你們這樣可叫我怎麼說啊！

（稍頓。）

（氣氛格外寧靜。）

（幫腔聲音漸現。）

幫腔 (唱) 天降甘霖潤神州，
 大地滋生百花果；
 雨後彩虹連四海，
 光耀回春普得救。

 (三人聞聲，不自覺跪了下來。)

周勇行 是雨呀！

吳凡民 好久沒下雨了……

呂玲 (唱) 這雨聲令我得到解脫——
 我要活！

周勇行 瞧，這雨聲、雨水，感覺多麼舒服啊！

吳凡民 我決定了，我聽雨聲的。

呂玲 老周，我錯怪你了。我終於知道，活著是美好的。

周勇行 決定了？

吳、呂 決定了！

周勇行 好。(向側臺) 喂！叫你們上級出來！

 (鑼鼓起，張三、李四、王五上。)

張三 都想好了吧！

周勇行 好，我決定告訴你楊大軍的下落。

王五 什麼？

李四 呵呵，原來也是個孬種！

周勇行 (唱) 此處西側十餘里，
 有一山洞是核心。
 原作聯軍情報所，
 楊某長駐在當地。
 據點即將要轉移，
 趁早才是好時機。
 人高馬大一米七，
 就是隊長楊大軍。

張三 (對李四、王五) 飯桶！敵人就在附近，你們竟然查不出來？

王五 你們言語當真？

呂玲 我以人格擔保！

李四 我看很可能是假情報？

吳凡民 你盡管查，絕對找得到！

張三 好，我相信你們。來人！

眾獄卒 （喊）有！

張三 帶他們辦手續，準備出獄。再派一旅人馬，沿路蒐尋，尤其是崗外西測的山洞，不要放過！

眾獄卒 （喊）是！

（眾獄卒下。）

（周勇行、吳凡民、呂玲露出欣喜的面容，是被捕來唯一的笑容。）

張三 你們可以走了。

周勇行 （吶喊）勝利啦！

周、吳、呂 （同喊）勝利啦！

（三人隨著輕快的鑼鼓及伴奏聲，歡喜地走下。）

（音樂驟停。）

王五 就這樣放走啦？

（傳來一陣機槍聲。）

張三 （驚）怎麼回事？

（又傳來一陣機槍聲。）

李四 哈哈！

張三 （氣憤）李四，你……

李四 （唱）*斬草不除根，
春風吹又生。
唯有殺了人，
帝國能永存！*

張三 你這渾蛋！

李四 這位「長官」，你不覺得這樣更「人道」些嗎？哈哈哈哈……

（李四下，留氣憤的張三及不知所措的王五。）

幫腔 （唱）曾幾何時淪為囚，
一念之間生死過。
何必逞強做英雄，
時機來臨不用躲。
天降甘霖潤神州，
大地滋生百花果；
雨後彩虹連四海，
光耀回春普得救。
普得救！

（燈光漸暗。）

（幕落。）

（劇終。）